

雪小禅 著

裴艳玲
传



雪小禅
著

玲 裴
传 艳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裴艳玲传 / 雪小禅著. — 福州 : 海峡书局,
2014.1

ISBN 978-7-80691-860-9

I. ①裴… II. ①雪… III. ①裴艳玲—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2955号

裴艳玲传

著 者: 雪小禅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

邮 编: 350001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1-860-9

定 价: 39.80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PREFACE

傅 谨

裴艳玲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的艺术与人生，浑然天成，纯净明朗，处处体现出既刚且柔的大师风范。

裴艳玲这一辈子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演戏，她为戏而生，因戏成名，同时，她也由于在戏曲表演领域的成就获得了巨大满足。能够毕生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的人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感，就是乱世中守望有价值的人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在天道沦落，许多人都在怀疑传统的价值和京剧的意义的年代，裴艳玲一如既往，超越了这个纷繁与崩塌的世界，她是这个时代的超人。她显现出自己独有的风骨，同时也代表着这个时代京剧所达到的高度。尽管传统艺术的式微和京剧的沦落早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有裴艳玲在，有裴艳玲这样一代卓越的表演艺术家在，京剧就有机会继续顶天立地地存留人间。

京剧起于清朝，京剧的家谱很复杂。京剧不到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受昆曲之影响，有秦腔为先导，因徽班而兴盛，借汉剧才成型。但是最后成型的，同时在美学上最少受关注的，是京津冀一带、包括整个华北地区均十分流行的梆子。

裴艳玲虽然年幼时就接触京剧，但从所受科班训练的角度看，仍可称梆子出身。其实在她之前，梆子出身的京剧名家并不在少数。最著名的当推田际云，就是裴艳玲新戏《响九霄》的主人公。“响九霄”是田际云的艺名，清末他以梆子、皮黄两下锅的身份成为内廷供奉，更与俞光耀、谭鑫培、余玉琴共同担任精忠庙庙首。“四大名旦”里，荀慧生和尚小云都是梆子出身，他们各有所长，数十年里和梅兰芳、程砚秋互不相让，成为京剧最辉煌

的时代中耀眼的明星。此外，还有民初京城最著名的坤伶刘喜奎，她也是梆子出身，当年京城茶园里连谭鑫培都曾自叹不如的红角，若不是因厌烦了豪客们的纠缠而嫁人歇业，恐怕京剧史也会因她而改写。

虽然曾经有众多梆子出身的京剧名家，但是裴艳玲在戏剧行里的存在及其艺术取向是有其特殊性的，她和她那些同样经受了梆子科班严格训练的前辈们，有许多极关键的差异。因为从田际云算起，前述各位进入京剧一流表演艺术家行列的梆子名家均应工旦行，而且都偏于花旦或武旦，唯有裴艳玲是从梆子的武生入行，中年自然而然地转向京剧老生和武生一路，从这条通道，她又进一步掌握了京剧里那一批源于昆腔，且仍唱昆腔的武戏的表演精髓，卓然成一家。

所以，裴艳玲所展现给观众的，是从梆子、京剧到昆曲各不同剧种既有差异又相贯通的传统中，最深刻、最内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之精髓的行当与剧目。在美学的意义上，戏曲史上陆续形成的生、旦、净、末、丑各行的训练及其传统，固然均有其风格、特点和价值，但是我们也不妨指出，京剧的不同行当实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老生和青衣之所以一直在京剧业内有特殊地位，决非偶然。老生是庄严而深沉的，冲淡平和，苍凉古朴，就如青衣必须是娴静而文雅的，温柔敦厚，端庄秀丽；这两个行当之所以最能够代表京剧的精神与价值，就是由于它们中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塑造和表现的一系列鲜活的戏剧人物，足以让观众透过人物看似平实的唱腔与举止，感受到内在的人格高度和情感深度。民初以来，有人开始放肆地讥笑青衣的表演规范犹如“抱着肚子傻唱”，京剧旦行的表演越来越趋于俏丽放荡，在花旦背后体现和代表的却是为流俗裹挟的方向，所以最后才会落到《纺棉花》《大劈棺》盛行的结局。商业社会的法则背后是平民化的取向，然而这种方向无论如何都不能看成是艺术的正途。相反，裴艳玲中年之后最擅长与喜爱表演的剧目，从昆曲的《夜奔》《蜈蚣岭》《寄子》，到京剧的《翠屏山》等等，梆子的力度与优势依稀还在，却早就得到了质的升华。她的表演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尤其是如渊停岳、八风不动的造型，既要靠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同时更是美学的需要，充溢了经典的韵味。从她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京剧的武生，尤其是继承了昆腔的传统武生，讲究的并不是如卖解者流的火

爆炽烈，而是将戏曲的唱、念、做、打有机地融为一体的最好范本，这就是中华文明所崇尚的黄钟大吕的正音。

艺术的道路有千万条，不同剧种、不同风格乃至不同的行当，无法简单地区分高下。然而艺术又是有正变之分的，我们可以理解并尊重民间草台前观众的野趣，但并不意味着就只能无视、必须泯灭京剧、昆曲与梆子、花鼓之间的差别，至少在裴艳玲这里，剧种的选择，同时伴随的是艺术内涵以及表现力的提升。梆子给了裴艳玲力量，她却在京昆中，学会了驾驭和控制；梆子给了裴艳玲外露的张扬，她更在京昆中，掌握了内敛和含蓄。

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领会京剧，也不足以理解裴艳玲。

裴艳玲最精彩的篇章在舞台上，但雪小禅这本书，展现的主要是裴艳玲的另一面，裴艳玲的生命历程与她的舞台不可分割，但另有一番动人的景致；这本书说的不只是戏，更是裴艳玲的人格成长的过程。领悟裴艳玲的艺术必须进入剧场，在那里才能感受到她一出现就震慑一切的气场；但是雪小禅给裴艳玲写的传记，能够让我们直接触摸她的生活轨迹、她的情感历程、她的人生境界，让她的艺术更增添一层光华。

裴艳玲一生坎坷，却始终光明磊落，如霁风朗月。她经历了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难，生活造就了她比普通人更坚毅的性格，疾恶如仇。但是雪小禅的书告诉我们，在裴艳玲的内心深处也有柔情万种，还潜藏有幽默与放达的一个角落，可惜命运对她太过苛刻，生生地逼出了她的强悍。雪小禅是懂裴艳玲的，不仅深爱，而且相知。

雪小禅的书里写道，裴艳玲的父亲决定让她学戏前残忍地告诉她：“学戏的人，要有九条命，一条条的死了，最后，戏才能学成。”裴艳玲学成了。而学成的过程中，那一丝丝从她身上被抽走的，都是些什么，留下的又是什么？

所以，让我们一起细读雪小禅的《裴艳玲传》。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身世和成长——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这命中注定的身世，是她无法选择的，却也是有法选择的。因为这次，她选择了跟着父亲！虽然只有4岁，可是，她果敢地选择跟父亲走，这决定了她后来一生的命运。她从小经历就和别人不同，这般的坎坷、曲折，她的人生，像她的戏……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41 | 第二章 从学艺到少年红——她是和这个世界来较量的，和命来较量的

裴元那时挂在嘴头上的话是：“见过这么小的，没见过这么好的。你见过这么好的，没见过这么小的……”事实嘛，你见过吗？你肯定没见过！

061 | 第三章 台上台下——想起当年事好不惨然，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批斗完了，她上台演出。还是那个台子，还是那个场地，还是那帮人。彼时，看她父亲被批斗。此时，看她唱戏。她后来回忆说：“你说什么是人性？人性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了。我那时才12岁，就对人世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和担心。人怎么可以这样呢？批斗也是你，看戏也是你……人生这条道，不好走呀，都是坑坑洼洼，人心，你看不清呀。”

第四章 黄金时代——要把从前没唱的戏全唱回来

20世纪80年代，正是老戏复出的黄金时代，她说：“那时就觉得特别过瘾。每天都有唱不完的戏，我要把从前没唱的全唱回来……”

第五章 “叛”是最好的热爱——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也干不成

要去北京吗？有人说不行，北京水太深了，淹了怎么办？裴艳玲拍板：“去！大风大浪不闯一闯，怎么知道自己怎么样？北京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到北京成功了才算真成功，别给自己留退路留后路，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也干不成！”

第六章 从风口浪尖到漂泊十年——她早已不在江湖，江湖却仍有她的传说

10万美元！她惊呼！贝贝说：“您再数数后面的零，再数数。”“不敢数了。”这是裴艳玲的原话。“不敢数了。”手都有些哆嗦，出汗了。她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她不信，出了一身冷汗！支票上的数字，的确是100万，而且是美元！

第七章 唱他个轰轰烈烈——戏是我的梦，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命

“一个人得活得有意思，什么是意思，唱戏就最有意思！我最清楚我自己，没有戏，我活不了。包括情人、爱人、爹娘、儿女……早晚都会离你而去，你自己必须清楚，你什么都带不走，你得留下什么，你最后能留下什么——艺术！”所以，她要继续唱，唱他个轰轰烈烈！

第八章 儿女情长——我在台上努力地演啊演，其实就是为给一个人看

以为她很男人，以为她很中性，原来她也是小女人，在爱情面前，也是柔情万般——那柔情比较烈艳，那爱情也是又美又绚烂。在凌晨时分，她眼神散发出幽幽的光：“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台上努力地演啊演，就是为给一个人看……”

第九章 我行我素——活到没有性别没有年龄，绝对是一种境界

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是这样的人，两个人你可以第一眼看到她，十个人你可以第一眼看到她，百个人你可以第一眼看到她，千个人你可以第一眼看到她，万个人你可以第一眼看到她……那是什么？那是她裴艳玲的气场。所以，那些千娇百媚的女演员，会突然在一个略带中性的老太太面前显得寡淡了、无色了、无味了，即使粘再长的眼睫毛，即使涂再厚的脂粉。

第十章 寻根与传承——我这身好东西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到了晚年，裴艳玲在想追问，她这一身好玩意儿从哪里来的？是从师爷那里来的。师爷是谁？“南盖北李”的“北李”李兰亭。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师爷，可是，她要用自己的孝让在天有灵的李兰亭知道：他的再传弟子，没有忘了他。同时，她想的更多的是：这身好玩意儿，怎么传下去？她开始奉贤思孝，也开始开山收徒。

第十一章 不是尾声的尾声

“现在，我有名有利，有房有车。这些我喜欢吗？喜欢，可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没有！”这漫漫人生，人一直在寻找的，除了生计所需，就是精神世界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了。裴艳玲先生早就得到了，只是她想要更好的，想要那金字塔上的尖，看一眼，心里就发毛。所谓艺无止境。

跋

身世和成长——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第一章】

这命中注定的身世，是她无法选择的，却也是有法选择的，因为这次，她选择了跟着父亲！虽然只有4岁，可是，她果敢地选择跟父亲走，这决定了她后来一生的命运。她从小经历就和别人不同，这般的坎坷、曲折，她的人生，像她的戏……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已经成名成家的裴艳玲在香港，被著名的星相专家卜过一卦。一为半生已定，想回望前尘；二为想解一下生与死、时与空的玄妙与意义。其中两句卦辞颇为震撼，一为平生踪迹遍四方历尽江山千万重，剧界全能梨园宗匠；二为终有三父，终有三母。

裴艳玲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卦辞，想起半生烟云光阴，除了舞台上的绝尘惊艳，便是这身世的传奇与戏剧性，也恰如她演戏一样，那样的悲欢离合，花裹朝露一般，想起来，不由人唏嘘不已。

那卦辞上分明有昭示：她是长发“男儿”，她是饮誉梨园的文武坤生。她一出场，就有一种跋扈；不可一世，我为君王；豪气冲天，惊艳全座。

她悲欣交集的多半生同样充满传奇，亦歌亦泣。

命是定数，定数是命。

惊才绝艳裴艳玲。

一切仿佛命中注定。

—

人生如梦。

在梦中，她常常会想起沧州肃宁那个叫作傅家佐的小村子……是的，傅家佐，魂牵梦萦的傅家佐。2009年，花甲之年的裴艳玲在杭州演出《响九霄》之后，流着眼泪对家乡肃宁前来观看她演出的宣传部长说：“我还是傅家佐那个小丫头，只不过，从‘小信’（裴艳玲乳名）变成‘老信’了，有时候，梦乡里都是傅家佐，我老是梦到咱傅家佐……”

梦里花落花开的故乡。

傅家佐，河北沧州肃宁的一个小村子。

自古以来，沧州都是苦寒之地。《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被高俅陷害，脊杖八十，刺配沧州。为什么要刺配沧州？就因为这里是考验和折磨人的地方，每个人来到这里，只有吃苦受罪的命。由于地贫人穷，沧州人要把式卖艺的居多。男人们要把式，习武，练跟头，为了和老天爷讨口饭吃。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不唱戏，能活命吗？有别的活路，谁会唱戏？谁会练把式？

沧州苦寒，肃宁更是沧州偏远苦寒之地。东临沧州河间，北靠高阳（一代大师盖叫天故里），南临衡水……春秋时离渤海近，因此更多盐碱之地，遍野中生长的多是野草枯枝。

如此荒凉之地，怎能不产生燕赵悲歌之人？那白花花的盐霜地，孕育出一代代杂技艺人，一个个绝技武生……更孕育出了一个百年奇女子裴艳玲。

1947年阴历八月十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快到中秋了，天色微凉，傅家佐的太阳还没有出来，如水的秋凉扫荡着这个小村庄。练武的人很多已经练了一个时辰，其实，天才蒙蒙亮。

农村女子赵秀荣怀胎十月，中午做梦，梦到一片七彩祥云，她告诉丈夫这个梦时，丈夫裴聚亭说：“那是老天爷要把咱的宝贝送来了。”

这天晚上，赵秀荣感到肚腹内阵阵揪痛，她已经折腾了整整

一宿。接生婆说：“快了快了。再使点劲儿……”赵秀荣感觉到自己快撑不住了，最后，伴随着一记高亢嘹亮的啼哭声，一名女婴降生在傅家佐。

赵秀荣扭头看了一眼女婴，问接生婆：“丫头还是小子？”

接生婆说：“是个丫头。”

她把脸扭向一边，无力地说：“我还以为是个男孩儿。”

接生婆对着外屋喊：“老裴，你有闺女啦。”

男人冲进屋里：“我有闺女啦，我有闺女啦。”他抱起闺女，大手不知放在哪里才好，这个男人，就是裴艳玲的父亲——裴聚亭。

这名女婴，就是后来的一代戏曲大师——裴艳玲。

裴聚亭28岁才娶上媳妇，娶了16岁姑娘赵秀荣为妻，三年后才得一女，当然异常高兴。在他们村里，他娶媳妇算晚的，有孩子也不早，所以，他高兴得什么似的，见人说：“我闺女，长得机灵！”几个月大的孩子能看出什么，可是，他见了人就要夸——他打心眼里觉得这孩子是上天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

裴聚亭，字元，行三。其父裴老曙，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道的清贫，让裴聚亭早早失学，打把式卖艺，虽然从未成名成家，从未拜过师，在旧戏班中不过给人搭班唱戏，却是一个能糊口养家的武生。虽然唱功欠佳，可是，身上的功夫奇好，特别是翻跟头和钻铡刀的绝活儿，非一般人敢做——那可是玩命的活儿！

钻铡刀——农村用的铡草的刀，真刀，锃亮，寒气逼人！那亮光，看着让人退步三尺！如果真钻错了，一刀下去，必然人头落地！

摆的时候，刀刃向里，摆成口形，放在舞台左前方，铡刀摆的位置要求相当严格，演员光着膀子，以示不怕这铡刀，下穿彩裤，脚下一双快靴……来回打几个把式，再走几圈，把人的胃口调足了。它的难度可想而知，必须掌握好尺寸，必须绝对准确！每次全是和生命的赌博，每次都是和人世的告别！

他运足气，台下的观众心提到了嗓子眼……只见他，快步跑过去，钻过铡刀，身轻如燕！落地简直没有一点儿声音。铡刀落下时，他人已经到了台口边上！

还有三口铡刀的，摆成三角形，人从三口铡刀来回钻过，可想而知，简直是在和生命开玩笑！因为角度更小，难度、危险系数都加倍！有丝毫偏差都会命赴黄泉！而台下的观众，魂飞魄散！他们看的就是心跳！他们要的就是演员拿命赌上这一回回！然后，全场掌声雷动！

裴聚亭站在舞台上，一身冷汗！每次都如此！他看着台下欢呼的观众，心想：“如果将来有了孩子，绝不让他唱戏，太苦了，太累了……”

现在，他有了一个女儿！多好啊，他看着孩子粉嘟嘟的小脸儿，虽然尚幼小，可是，有模有样了……将来让她干什么呢？干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唱戏！

自从女儿出生后，裴聚亭像换了一个人。他的宝贝女儿，多俊、多听话！再累再烦，看到女儿，心里就那么甜蜜。他知道自己脾气不好，暴躁，易怒……可是独独看到孩子，立刻心里就装满了柔情。因为孩子多听话啊，只要到他的怀里，就立刻不哭不闹了！这孩子和他有缘呀！总是会眨着眼睛看着他，有时还抿着嘴角笑……他把脸贴在孩子柔嫩的小脸上……他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女儿嫩嫩的小脸，怀着一腔的喜欢对女儿说：“闺女呀，你就是爹的心头肉……”

该给女儿起个名字了。叫什么好呢？练武的人，信字当头。中国人，信字当头。于是，裴聚亭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裴信！

很多老艺人，看着小信儿长大的人，都不习惯称她裴艳玲，仍然唤她小信。

小信，多么动听的名字。

信，信儿。信义的信。

多年后，裴信在回忆起这段父女情时总是饱含深情：“我常常梦到老父亲。他没有死，附在我的灵魂里、血液里，我的一切都是父亲给的，没有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1995年7月，她那时正在国外演出，父亲住院病危。

“信儿，信儿，快回来，再不回来就见不到爹了……”

她梦到爹在叫她，就像女儿当年在梦里找他一样。

她演着戏就心乱如麻，快马加鞭往回赶——父亲，不仅仅是这世界上最疼爱她的人，更是她灵魂的方向和精神的导师，没有爹，就没有她裴艳玲的今天。

父亲去世。裴艳玲哭得如杜鹃啼血，一生中最疼她的人去了！父亲不仅抚养她成人，还教她如何做人，到处遍寻老师，终于把她培养成一代梨园奇才。

“父亲对我，我对父亲，有家庭的感觉。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不仅教我学艺，还教我怎样做人。比如对人要坦诚，不说假话。尽管如此，父亲和我受了很多苦，但我不后悔。后来结婚了，生了孩子。但说起家庭，我还是想念我父亲的家。我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1995年我父亲病故。”

对于傅家佐，裴艳玲同样满怀深情。她眷恋着自己家乡贫瘠的土地，想念傅家佐那袅袅炊烟……她更爱那方热土上热气腾腾的戏曲元素——到处是练把式的人，文戏、武戏、猴戏，听不够，也看不够。每每提起家乡，裴艳玲就充满了深情。很多次演出之后，没有卸妆的裴艳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或是面对台下的热情观众时，都含着热泪说：“我是肃宁的女儿，是从傅家佐走出来的……”

二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不幸的家庭则个个不同。

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信儿的童年是十分圆满幸福的。但上天总不遂人意，这幸福很快就遭到致命的一击。

1950年的一天，街坊四邻在逗小裴信的时候说：“这孩子，长得像谁呢？”问者无心，听者有意。

随着风言风语的流传，小裴信的父母之间有了隔阂。婚姻就是这样，一旦有了隔阂，虽然不说，可是，两个人都知道。于是，有了一次次的争吵、质问，有了没完没了的硝烟。

裴信最初的记忆便是父母吵架，仿佛永远在吵。懵懂初开时，便是这争吵——也是，父母本来就是包办婚姻，或许，母亲爱的人根本不是父亲；或许，父亲也不喜欢母亲……

她记得半夜父母吵架，她用被子盖上头，害怕得要死——他们永远都在吵，有时父亲还动手，听得见母亲的哭叫。天怎么还不亮呢？在黑暗中，她感到十分恐惧，只盼望天亮之后，一切都过去，一切都好起来。

她小小的心灵，只记得争吵。母亲不过是祖父出了几石玉米换回来的媳妇，识文断字的她，也许看不上一生只会练武的裴元。而也许，父亲与不会唱戏的母亲也没有共同语言，那个时候的小裴信哪里懂得这里面的事情呢？她只有默默忍受，暗暗祈祷，但却逃避不了。

人可以选择死，却无法选择生，无法选择父母！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争吵中，母亲也想离开这个家。父亲常年跑码头，在天津搭班唱戏钻铡刀，挣了钱也不给家里，她一个人受尽了冷落，这段姻缘，终于走到了尽头。

父母离婚了。

年幼的裴信无法选择，跟着母亲嫁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

她只记得爹抱着她哭成了个泪人儿。她不知道什么是离婚，只劝爹：“爸爸不哭，不哭，信儿过几天就回来。”

后爹记忆中总是黑着脸。她多想爸爸呀。爸爸多疼她，给她买糖葫芦，给她做新衣服。而在这个新家里，她什么也不是。不，也许是别人的撒气筒。

她梦见爸爸带着她去天津玩，给她买了一大串糖葫芦，她在梦中舔着那些糖，然后说“爸爸吃爸爸吃”，醒来发现是个梦，枕头都湿了……

不久，同母异父的弟弟又出生了。在重男轻女的传统年代，可想而知她的境遇是多么凄惨！吃不饱穿不暖，远离父亲的呵护……虽然娘是亲娘，可因为嫁过一次人，而且还要照顾弟弟，看丈夫脸色，哪里顾得上她呢？

有一次饿了，她偷吃了一块窝头，被大人知道后，暴打了一顿。她委屈地哭了，坐在台阶上想家，想傅家佐那个家，想爸爸，那个最疼爱她的人！

她不知道，父亲也在思念她。

一气之下离了婚，原以为自己可以把一切割舍了！没有想到，夜里做梦是小裴信，白天一睁开眼睛还是小裴信！小裴信！是他的心肝宝贝，是他的心尖尖。小裴信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眼前一样，针扎似的疼！

这是他们父女的缘分。和血缘有关系吗？说有也有，说没有就没有。裴聚亭想明白了，自己没法和命拧！

他得要这个闺女，他离不开这个闺女！闺女在家的时候就跟他亲，让他背着抱着，让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满田野转……

“爸爸，你会永远喜欢我吗？”

“会哟！”

“爸爸，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当然会哟！”